

被遺忘了的香港老戲院

□ 薛后

高陞戲院是香港第一家「大戲院」，擁有一千七百多座位，在當年來說，確實其「大」無比。重慶戲院座位分「貴妃床」、「對號位」、椅位和板位四種。戲票分兩次出售，觀眾「入場」後，要另外購座票，什麼座位空餘就買什麼座位，而「座價」按座位優劣而定，要是「滿座」了，觀眾只好看「企位」，站着看戲。

香港戲院的歷史，該從「大戲院」院數起，那麼「大戲院」的歷史，又從何說起呢？

最古老的一批「大戲院」中，「西園」、「九如坊」始建於何時，已難稽考，而「高陞」、「重慶」，還有蛛絲馬跡可尋。

戲院爆棚另設企位

高陞戲院是1973年拆卸改建的。拆卸前我留心看了一下它的模樣，建院的年代標誌在建築物的頂端，是1900年，很好記，那是說，它的存在，有近百年的歷史。這就是香港第一家稱得上「大戲院」的歷史；它不單是演「大戲」的，而且面積少有的「大」，擁有一千七百多座位，在當年來說，確實其「大」無比。

對於「高陞」戲院，人們記憶猶新，但對同時代的產物「重慶」，就很少有人有印象了。

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我寄寓西區，經常逛「大笪地」，有個講故佬自稱陳十二少，他講戰前的「水坑風月」，也講到「重慶」、「高陞」，還抄錄了「重慶」舞台前的兩條石柱上的對聯。對聯上寫的是：「錦幕千重，此地即為常樂院；霓裳一曲，衆仙同詠大羅天（戲班名）」。

據說「重慶」的建築，式樣較古老，陳設也十分簡陋。座位亦不多，分了「貴妃床」、「對號位」、椅位和板位四種。戲票分兩次出售，「入場券」只收一文錢，觀眾「入場」之後，要另外購座票，什麼座位空餘就買什麼座位，而「座價」按座位優劣而定，要是「滿座」了，觀眾只好看「企位」，站着看戲。

在早年，「大戲」的經營也不是一帆風順。戲班的營盤在廣州，「埋班」的情況也不同，「埋」的是一年不等不等，「長壽班」，多落鄉輪迴演出，因此香港「埋班」並不順遂。

另一方面，放映事業，由「奇巧洋畫」到「影畫戲」，在短短五六年間，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外國來的短片，不止有「畫」，而且有「戲」，雖然廣告羅列的是「天堂地獄妖魔神仙」之類的「戲」，到底比街道、跑馬等「洋畫」是進一大步了。廣告還特別強調日夜效果一樣，「因電鏡極好也」，那是說技術也有一定進步了。

香港的彩色電影製作舉步很遲，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我們才開始看到所謂「局部伊士曼」的製作，如「植利」拍攝

的芳艷芬主演的《月光》和華文公司的《火燒臨江樓》等。到了六十年代初，彩色片攝製才普遍開來。

然而從「文字資料」看，二十世紀初，香港已有「彩色影畫戲」，那是什麼一回事呢？當年「重慶戲院」的廣告這樣強調：「……的芬臣不惜重資特聘巧工畫師將畫內所演人物山水樹林宮殿及衣服添加顏色乃錦上添花之畫戲也。……」

由此可知，這不是什麼彩色電影，而是在黑白電影的膠片上，用人工繪上各種顏色。這雖然是一種很粗糙的技術，但在當時是惹人側目的噱頭。這種技巧，直到四十年代末期，仍然被運用到神怪片上，譬如放飛劍之類的卡通加工，就常被塗上顏色。

看電影是趨時享受

高陞、重慶這兩「大戲院」出現的年代，香港的娛樂業一片空白。沒有電台、電視廣播，大戲也不常演，電影也不成「業」。雖然十九世紀末，已開始有「洋畫」、「影畫戲」的傳人，但差不多在有了影畫的十年後，才有第一家符合標準的「電影院」，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才有四家真正的「電影院」——「新比照」、「新域多利」、「香港影畫院」（後改「和平戲院」），它們都集中在香港中區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廣智戲院



1940年「覺先聲劇團」於高陞戲院演出的「戲橋」

；九龍則有「廣智」等。這時候戲院業才算成行成市。那時候，人們有一句口頭禪：「上環（即到中環）看影畫戲」，那表示是一種很趨時的享受。

老行尊們都認定，香港第一家專業電影院是坐落中區雲咸街的「比照」。

在「比照」成立之前，英、美、法、意、日的片商相繼來港競爭市場，他們的「地盤」也是「流動」的。中央市場對面空地是一個較集中的場所，此外水坑口、雪廠街、雲咸街等地的街頭和「重慶」等「大戲院」，都是那些影片公司經常「流動」的地方。

香港之有電影首先是美國片商進入香港市場，接而是法國，再後有英國、日本、意大利等的短片同來競爭，於是有了放映電影這一「行業」。

在沒有電影院之前，或者說「影畫戲」還沒有進入「大戲院」之前，電影的市場在哪裡呢？在曠地上、街頭巷尾，稱「流動影畫」；再後向茶樓酒肆發展，而後才有改裝的「臨時放映院」。

由「戲棚」到「映畫院」

中環街市對面曠地上放「映畫戲」的具體情景，文字的遺留不多，上一輩的口頭描述也很簡單。大致的情形是：周圍布幕，中置條檯若干張，前有木箱舉起白洋布當銀幕，後置放映機。這就是最原始的「戲棚」。

最早的放映內容很簡單。如街道、奔馬、火車等實景，後來內容漸見充實，見於當年遺留的廣告，有如下的描寫：標題是「英國最出色之生動影畫戲初次到港」；內文說，「歷來到港者以此為巨擘……初九晚演京城大火，是真情真景；初起見（人）呼號救火，旋見道路行人狂奔，火焰漸起，水車馳至，以梯救命者有之，裹足逃命者有之，水車噴水，火熱沖天，直至焚屋倒塌為止，使觀者一時如親臨其境。

續演呂宋勇士鬥牛。十三晚演炮攻旅順。戲棚在中環街市對面，每晚開映兩次。」從這廣告裡，可見當時「影業」之一斑。

1907年，香港相繼開了三家真正的「電影院」。「比照」、「域多利」、「香港影畫戲院」鼎足而三。

「域多利」坐落在中區萬宜大廈的左旁，正門在砵典乍街，橫門向着電車路（德輔道），樓高三層，內部裝置與歐美電影院看齊。所有職員——包括售票員、帶位員，都穿着劃一的制服。開映前，門外還有樂隊演奏，招徠觀眾。它多數選映「頭手畫」，票價最高「廂房一元」，等於其他兩家戲院四五倍，人稱「豪華戲院」；觀眾對象，以西人佔大多數，少數的中國觀眾，是屬於「上流社會」。而「比照」和「香港影畫」，才是大眾化的娛樂場所，是「二等」角色。

最初，香港電影院的發展很緩慢，由「戲棚」到「映畫院」，十多年間只有上述的三家。到了1919年，九龍方有第一家真正的「戲院」，那就是油麻地的「廣智」。

「廣智」的內欄大抵只有千來呎，據說原有座位三百多。但我六十年代初去看戲的時候，已經沒有「座位」，只陳列了二三十張條板檯，沒有前後座分，沒有空氣調節，只有通風窗，窗前掛着長長的黑布幔，開映時就拉攏起來；也沒有銀幕，電影就映在白灰水粉刷過的磚牆上。比起戰後經營的戲院，它當然落後多了，連二三流也算不上，那時它做的是街坊生意，觀眾中多水上人，來者多拖男帶女；因衛生設備差，孩子們小解多就地解決，所以院內充斥着一股「香味」。

「廣智」是六十年代後期才拆卸的，它一直保持着古老簡樸的面目，經營了近半個世紀，算得上是戲院業的「奇蹟」。

（摘自《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獲益出版社。）

楊絳先生說命理

□ 安迪



楊絳（左）與丈夫錢鍾書和女兒錢瑗合影

名人軼事

楊絳先生大概是相信有命理的，在她的新書《走到人生邊上》中說：命如果「沒有理，怎麼算呢？精通命理的能推算得很準。」她回憶小時候碰到過一個算命的瞎子，拿她剛剛去世的弟弟的「八字」給他算，瞎子掐手一算，搖頭說：「好不了，天剋地沖。」又拿她姐姐的已經夭折的孩子的「八字」讓他算，瞎子掐手一算，勃然大怒說：「你們家怎麼回事，拿人家尋開心的嗎？這個孩子有命無幾，早死了！」雖然楊先生說自己「無意學算命」，但也偶爾聽到一些「皮毛之學」，並在書中略做了介紹。

楊絳與錢鍾書結婚後出國，錢鍾書的父親拿了一份錢先生的命書交給她，開頭說：「父豬母鼠，妻小一歲，命中注定。」楊先生確實比錢先生小一歲。但最後說：「六旬又八載，一去料不返。」批語：「夕陽西下數已終。」抗戰時錢鍾書有個學生，曾用十石好米拜名師學「鐵板算命」，後來也給錢先生算過，算出來的結果和那份命書上相仿，只是命更短。「文革」中錢鍾書曾大病一場，據那位算命的學生說，錢先生那年可能喪命。但錢鍾書最後享年八十八歲，足足比命書上算的多了二十年。「不知那位『鐵板算命』的怎麼解釋。」

「鐵板算命」，以前上海人稱為「鐵算盤」，原名「皇極數」，也稱「太極數」、「先天數」等，相傳是宋代邵雍（康節）發明的。我沒有見過，清代俞樾在《春在堂隨筆》中有介紹：算命先生坐一室中，兩位僕人站在一旁伺候，桌上放着一塊硯、一支筆、一把算盤，旁邊一個長几上堆滿書。客人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告訴他，算命先生就在算盤上推算，珠走如飛，琅琅有聲，也不知道是在加減還是乘除，算好後告訴僕人，幾千幾百幾十幾，僕人就到長几上翻出一本書給他。算命先生問客人一個問題，如兄弟排行第幾，如果不對，再重算。大約一事相符，則其餘皆合。以往的事情歷歷如繪，不差分毫。但推算將來，則「茫如捕風」。

（摘自《深圳商報》）

錢穆讀書三得

□ 劉文波



國學大師錢穆（1895年—1990年），對中國歷史尤其是對中國歷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自成一家之言。從凡人到宿儒，是由於他讀書開悟得道。

一日有法。錢穆小時候痴迷《曾文正家訓》，那是指導他讀書和做人的一部書。先生年輕時，讀書是信手拈來，隨意翻閱，往往半途而廢。而曾國藩教人要有恒，讀書也須從頭讀到尾，不能隨意翻閱，更不能半途而廢。這點對錢先生觸動很大。從那以後，不論是大大小小難啃的，都一字字、一本本從頭讀來，不知不覺中學藝精湛。

二日有用。世人往往將讀書當成求取功名的

進身之階、敲門之磚。小有所成之後，又棄之不顧。真正會讀書的人是以書為師的。有一次，錢穆和同鄉說，自己好像快病了。而同鄉說，你不是常讀《論語》嗎，《論語》可以醫之。《論語》說：子之所慎，齊、戰、疾。你感到快病了，正好用得上「慎」字。不要疏忽大意，也不要過分害怕。同事的一番言論讓錢先生恍然大悟，領悟了讀書的目的在於教人切己體察，學以致用。

三日有專。錢穆開始讀《論語》時，多所忽略。一日被同鄉問及《論語》中的篇目，自己喜歡哪章。錢先生竟無以應對，而對方則高聲吟哦：「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錢先生一驚，又感到心中豁然，不覺讀書又上了一境界。

（摘自《人民政協報》）

「皇太子」袁克定的殘燭之年

□ 張傳彰

歷史回眸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舉國一片討伐聲中黯然離去，皇帝美夢只做了83天；在其背後極力鼓吹復辟帝制的袁克定也從此被打上「欺父誤國」的標籤。此後，這位袁家大公子似乎一下子從歷史大視野中銷聲匿跡。晚年的袁克定生活窘困，與其妻弟張伯駒生活在一起。張伯駒女兒張傳彰關於袁克定的回憶，成了關於這位曾醉心於帝制的「皇太子」難得一見的寶貴記錄。

我第一次見袁克定是在承澤園的家裡，按照輩分，我一直喊他「大爺」。

承澤園裡的袁克定

1941年，父親在上海被綁架，母親怕我出事，讓我跟着孫連仲一家去了西安。母親將父親救出後，因日本入侵，我們一家人在西安生活了一段時間。抗戰勝利後，我們回到北京，先住在弓弦胡同一號，這個有15畝花園的院子原來是清末大監李蓮英的。1946年，我們一家搬到了城外的承澤園。

印象中我們搬到承澤園後，袁克定就和

我們住在一起。我們一家三口，加上奶奶住在承澤園最後面的房子裡，而袁克定的房子在承澤園前面的東偏院，我進出回家，都要經過那裡。那時候袁克定已經70多歲了，和他的老伴老兩口一起生活，但他們各自住在各自的房間裡，袁克定的侄女、老十七（按：指袁世凱的第17個兒子袁克友）的女兒，在照顧他們。

袁克定的老伴是他的原配夫人，很胖，像個老大媽，特別喜歡打麻將，和又瘦又矮的袁克定在一起很不協調。我後來才知道她是湖南巡撫吳大澂的女兒。袁克定後來又娶過兩房姨太太，最後還是和這位原配一起生活。袁克定並不太愛說話，給我感覺脾氣有些怪，沒事就鑽進他的書房裡看書，我曾到過他的書房，記得他看的都是那種線裝書，另一個愛好是看棋譜。

袁克定比父親大九歲，父親對他很尊重，有空就會到前院看望他。父親的朋友多，每每在家談詩論畫，袁克定從來不參加。

袁世凱有一妻九妾

張家與袁家的淵源應當從我祖父輩說起。我的爺爺張鎮芳與袁世凱是項城同鄉，又係姻親。他的姐姐嫁給袁世凱同父異母的長兄袁世昌為妻，因此袁家子稱呼爺爺張鎮

芳為「五舅」。袁世凱一生有一妻九妾，生了十七個兒子、十五個女兒。長子袁克定是袁世凱的原配夫人于氏所生。1913年，袁克定騎馬時把腿摔壞，從此落下終身殘疾。父親從小和袁家兄弟廝混一起，和他們非常熟，但從性情上來說，父親和袁寒雲（袁克文）的關係最好。

在承澤園第一次見到袁克定時，我想，原來這就是要做「小皇帝」的那個人啊！我們上學時，也整天說「竊國大盜」袁世凱，「野心勃勃」的袁克定，不過我見到袁克定時，他已是位七旬老人，那時候我眼中的他，只是一個很可憐的、沒人關心、有些孤僻的老人，並不是電影或歷史、文學書描繪的「現代曹丕」那種老謀深算的樣子。

在承澤園生活的這些年中，袁克定從不抽煙，和客人見面也很客氣、和善，總是微微欠身點頭致意，對我們孩子也一樣。他年輕時曾到德國留學，所以通曉德語和英語，看的書也以德文書居多，有時也翻譯一些文章。或許是因為早年跟隨袁世凱四處遊走，他的口音有些雜，聽不出是河南、天津還是北京話。

父親通常不願意跟我們講張家和袁家的事情。後來有一次章伯鈞向父親問及袁克定

的事情，父親才說起來：抗戰時期，袁克定的家境日漸敗落，他原來還想找關係，求蔣介石返還被沒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產，但被拒絕，袁克定只好以典當為生。華北淪陷後，有一次曹汝霖勸袁克定把河南彰德滄上村花園賣給日本人，但袁克定堅決不同意。

登報聲明拒當漢奸

袁世凱去世後，每個孩子分了一大筆財產，袁克定作為長子主持家務，也因此一直有人懷疑除了均分的那份遺產外，他還獨佔了袁世凱存在法國銀行的存款。但他的錢很快耗光，他60歲生日時，我父親前往祝壽，



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

曾給他寫了一副對聯：「桑海幾風雲，英雄龍虎皆門下；蓬壺多歲月，家國山河半夢中。」

據父親回憶，華北淪陷後，日本情報頭子土肥原賢二還想籠絡袁克定，要他加入華北偽政權，希望借助他的身份對北洋舊部施加些影響。袁克定幾次跟父親提到這事，那時他經濟已經很困難了，他掂量再三，說出任固然有了財源，但也不能因此而做漢奸。據說袁克定還登報聲明，表示自己因病對任何事不聞不問，並拒見賓客，後來有人將刊登他聲明的那張報紙裝裱起來，並題詩表彰他的氣節。

父親當年不是很喜歡一意鼓吹袁世凱做皇帝的袁克定，但後來看見他家產耗盡，生活越來越潦倒，1948年就將他接到承澤園。後來任中央文史館館長的章士釗給袁克定一個館員身份，讓他在那裏謀一職，每月有五六十塊錢的收入。

1953年父親把承澤園賣給北京大學。我們家那時在海淀還有一處30多畝地的院子，從承澤園搬出後，在那個院子住了半年左右，後來賣給了傅作義，最後住到了後海附近。父親給袁克定一家在西城買了間房子，讓他們搬了過去，也照樣接濟他們的生活。

我們在承澤園時，沒怎麼見過袁克定的家人來看過他。袁克定有三個孩子，兒子袁家融，年輕時到美國留學，學地質。解放後，袁家融曾在河北地質學院和貴陽工學院教過書，1996年以92歲高齡去世。袁家曾是顯赫大家族，但今天，知道袁克定家人下落者恐怕沒有幾個了。

（摘自《文匯讀書周報》）



花木有情

新識花木「豬腸豆」，英文名曰 golden shower。兩個名稱，都十分形象。「豬腸豆」，果實形狀也。黃金雨，乃花瓣飄逸，若金箔從天而降的最好寫照。學名 Cassia fistula 的「豬腸豆」，是一種蘇木亞科植物，台灣叫阿勃勒，又名金急雨、金鏈花、波斯皂莢、婆羅門皂莢、長果子樹、臘腸樹、牛角樹等。

□ 懷舊堂主 圖、文